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

李珏

珏字待價趙郡人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開成中拜戶部侍郎以本官同平章事武宗立遷門下侍郎罷爲太常卿再貶江西觀察使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遷河陽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檢校右僕射淮南節度使進封贊皇郡公大中七年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

諫穆宗合宴羣臣疏

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藎苟有所見卽宜上陳況爲陛下

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恵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孰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爲齊人合宴内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爲天下法王言旣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且光顏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

以謀猷褒其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邀懽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勑固已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

論王播增榷茶疏

伏以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虞所宜蠲省況稅茶之事尤出近代貞元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靜八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而又茶爲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乏難舍斯須至於田閭之間

嗜好尤切今收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人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冀售多若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徒聞歛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惟陛下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則嗷嗷萬姓皆荷福利臣又竊見陛下愛人育物動感神明卽位之初已懲聚歛外官抽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者榷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職諫司豈敢緘默塵黷旒扆戰越伏深

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卽又次焉天佑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宏仕隋爲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于時高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

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肄習孜孜矻矻不捨蚤夜泊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儁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雁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寮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

屈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員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郎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户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宏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

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彝倫攸叙葢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鎭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鎭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愼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嗚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

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妬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旣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疎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黙許心計挻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衆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閤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寛止

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决下南宫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歃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

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於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為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制宣曰以卿

精忠用以旣别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
地征人用胥悦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者
乘時而起凶德參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
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䠒跪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
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
策免降授太子少師時議不平又還檢校司徒兼太子太
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
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
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

鹿四海之士感冤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遘疾薨于東都城南之别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譚笑言語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輟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僚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見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

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其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讐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讐也恤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秘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

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棲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墓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持身斤斤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道兮侔古人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隣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

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公之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於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舉直措枉兮幽冤必伸牵復高貲兮言旋洛濱逍遥琴筑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歘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疹來臻悲纏冕旒兮哀動搢紳寵贈加等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袁安餘慶兮令嗣兟兟陳實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纘徽猷兮刻於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弟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元功定内難百辟勸進萬姓樂推洎順人撫運嗣統立極凝旒建大中之道執契宏無爲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承九廟之祭蒸蒸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澄滄海慈儉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黈纊若不知成湯之六事罔懋大禹之九功咸序學無常師惟格王是式仁必由巳以蒼生爲心修雅樂而簫韶成音戒逸遊而靈囿望幸遏外夷之教

羈縻殆絶舉中古之典汪洋勃興宮禁無私恩嬪嫱無侈服每宰臣伏奏卿士宴見論道何嘗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減大闢諫路深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寵惟法是訓匪唯戒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修明祀事刻經誥於琬玉具宗廟之琮璜雞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羣書惇叙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敦戎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神

日者數逢俶擾星有謫見克己修德側身勵政和人心以
保乂謹天戒而來祥復貞觀之故事緬開元之政要旌别
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晬容百姓未康每勞於
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採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教化
汾水著韶柏梁變體敭雋人口馨香國風南山崇崇京國
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神授職發自精懇興雲致雨
響應虔祈至於出宫人放鷙鳥太官節重味之膳外府減
任土之貢傾倉賑乏之平糶恤饑蟲螟不爲災水潦不成沴
日月照臨天地含宏肖翹蠢蠕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

鄗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越聖賢由是四夷八蠻罔不
來廷九州六合罔不承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
九重心遍萬寓日用優濟時臻治平形悴神勞至於大漸
啟金縢而無驗憑玉几而有命顧屬冲昧丕承寶圖祗奉
神器懼不克荷今因山戒期復土備禮痛深手足哀結精
靈呼天擗摽觸目增感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鴻
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玆大名對越
昊穹式揚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珏謹奉冊上尊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廟號文宗伏惟

聖靈昭格膺受茂典陰隲宗社介福無窮嗚呼哀哉

戴少平

少平元和初官待詔

鎮國大將軍王榮神道碑

天列鉤陳之象國維環衛之儀蒼旻立程圖諜斯載心膂之寄賢良是疇茍非副慎選曷以將軍累代而居其位焉將軍姓王氏諱榮字榮與本太原人也肇自軒后延于周室自靈王喪道黜太子晉於河東時人號爲王家子孫因以命氏子晉生敬宗爲司徒至秦始皇大將軍翦子曰賁

孫曰離皆以武略著名列于戰國策及漢昌邑中尉吉博通墳典形于書籍生二子長曰霸居太原次曰駿居瑯琊公即霸之後矣自嬴至魏凡三十四代有祖爲征南將軍後遇西晉陵替子孫有過江者爲江東盛族其不往者代有賢豪史傳備彰此無縷載隋季喪亂龍蛇起陸爰有唐之始祖舉義師于北京惟公之先宗嚮雄風於西土繇是奕葉承緒因家上京曾祖元皇越州長王父思獻唐元功臣行右龍武軍大將軍父崇俊皇開府儀同三司行左龍武軍大將軍事莒國公兼京城功德使贈太子太保慶有

所屬世無之賢猗歟將軍卽太保之元子也高門有嗣美玉無瑕識鑒精通知謀周達忠孝立志溫良飾躬總角精乎兩經弱冠窮于三略文武不墜剛柔得中風姿逸羣果斷在巳公門家子也肅宗皇帝美公先父有勤勞于國有訓導於家爰自妙年授公左龍武軍司戈廣德初轉本軍中候未幾遷同州伏龍府折衝賜紫金魚袋本軍宿衛皆特降恩煦寵於勳賢代宗之初蕃戎豕突烽燧西舉鑾輿東巡公之父子俱爲侍從翼戴往復公家是先特拜公陝府元從游擊將軍守左龍武軍馮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太

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公以恪居韶淑之年志出雲霄之路勤守職業色養無虧雖居長上以公代有勳績將施延賞之恩特賜故右龍武軍將軍李敬照之長女以其令淑有聞由内而降爲公之夫人也恩逾國戚寵過常倫服玩禮儀無非常賜渥澤霑霈未之前聞公謙冲有恒恭儉無替並謂禍生不意家釁洊臻公柴骨棘心居苫枕塊左右墳闕廌奠朝晡覩之者涕零聞之者惻怛可謂至孝之至恭仁之闕 數年後遷右神武軍翊府中郎將尋改右清道率府率建中末賊泚扇奸乘其不虞禍起肘腋宮室蜂

鑾車駕郊畿公乃奔馳扶輪躬奉矢石出歿生死羽衛君
王是知仁者必有勇也上嘉其誠特封武威郡王食邑三
千戸實封五百戸逮於克復城闕載酬厥勳興元初拜奉
天定難功臣雲麾將軍守右監門衛率府率尋充左龍武
軍南伏使八年轉左內率府率軍職如故公家之事知無
不為晝警夜巡考課尤著有詔補本軍通直將軍職其將
遷望亦增重松竹之操森然可覩貞元末特拜左龍武軍
事居文明之代翊舜禹之君嗣業既彰軍風載振昔宏農
楊氏四世三公今太原王君三代三品於戲德宗皇帝奄

忽昇遐順宗欽明踐祚皇極公以册立之重拜御史中丞
尋加鎮軍大將軍賜一子正員八品改贈先父太子太保
殊常之澤併集公門雖承湛露之恩不易履冰之誠霜伏
增肅天門益雄規謨昭彰職事修舉前後倫類莫之與京
於是書芳躅於武經寫丹青於麟閣俄乃紫微遷位皇室
荐哀二帝山陵六軍扈蹕羽儀爭勝公也推先煥采寶歷
新昇恩加近侍遷本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佩玉腰金珠
門綵戟昔馬援有伏波之號班超揚定遠之名雖門望同
途終華裔別實豈若登壇柱國授鉞中朝晝列彤庭暮嚴

清禁渙汗之重孰云比肩至如君盡其臣忠子及於父位
萬乃有一公其獲諸公之性也矜孤慜窮寬仁厚德不伐
其善無施其勞忠孝仁義全乎始終財帛洽於姻親眾祿
霑于鄉黨享福居崇固其宜矣公當拜命之始將軍疑有
事於南郊獻鋒鋭者盈於九門積玉帛者來于萬國公爲
六軍之首將持百代之名敷陳盛儀迴出羣格美望充於
朝野嘉聲達於聖聰因賜二子出身用旌厥德公竭乃筋
力罄於心神靡鹽自哀積勤致疾天醫繼路御餌盈庭雖
上命以惜賢竟膏肓之罔救公累官十任歷事五朝謀猷

克申咸惠斯在猶以遺訓貽乎子孫身後之儀靡不詳告
有始有卒公其得之公嘗謂知已曰大丈夫誓當開拓疆
境掃滌欃槍誅鋤奸兇廓清華夏致君堯舜之上榮名管
葛之前豈可保位金門坐安天祿而已何乃壽齡不永事
與願違未盡所試奄辭明代嗚呼元和二年十月二十一
日薨於道政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萬乘眷勲勤之德
徹食傷嗟三軍思撫育之情攀轅慟泣意夫卞氏之玉絶
跡於良時隋侯之珠韜光於幽壤翩翩盛德足繼前修亹
亹餘風揚乎後代亦可謂殁而不忘者也來年十一月二

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泰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元宗於温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男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於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

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敘立於
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
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弱者
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
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
十三年元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
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
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
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鬬雞兆亂於太平矣上

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
轝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
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
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
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
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
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
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

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止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盃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幷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

使去父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鬬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

史大夫見張説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軏坌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宫翫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黄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從官千乘萬騎不食于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閒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北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尺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閲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人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

詔三省侍郎有闕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爲之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

非妖物乎鴻祖黙不敢應而罷去

韋絢

絢字文明宰相執誼子大中時歷吏部司封員外郎江陵少尹

嘉話錄敘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書笈至江陵挐葉舟泝巫峽抵白帝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也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

宴集命坐與話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錯謬及國朝文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美譽善謔卜祝童謠佳句廋詞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瞥肇書紳其不暇記錄因循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其一焉今悉依當時逐日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矣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譚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目錄

李肇

肇元和七年試太常寺恊律郎遷司勛員外郎

翰林志序

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爲樞機宥密之地有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内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氊褥畫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内

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光明殿神仙殿自門下省中書省蓋比今翰林之制畧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元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閤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初置宏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之大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元宗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殿亦草書詔至

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則蘇稷賈膺福崔湜元宗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閻伯璵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翰林院

雖有其名不職其事至德宗以後翰林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之故也

東林寺經藏碑銘 井序

釋迦者流有十二部經由儒之詩書易禮樂春秋皆立言垂教之本儒無文字則天下久已大壞三藏之說不行西方聖人之教幾乎息矣若聲聞乘之四諦門緣覺乘之十二因緣門菩薩乘之六波羅蜜門以至佛乘之一切種智生而知之則已學而知之者向微斯文是必懵然不自知

其術也人主擅萬乘之權富有四海至於生死報應之際常必瞿然有生之徒奔走之不暇實由斯言之烜赫而致化夫塔廟莊嚴之爲像教其用大矣佛有天龍大會未嘗不以契經爲事佛滅後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傳焉西土以胡文紀之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以貝葉謂之梵夾殺青爲簡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二十四章翻爲隸書其後稍稍不絕至晉沙門法護徧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究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爲道滋廣而難能亦甚

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其宗旨道安嘗歎釋經有五失本三不易故信奉之代亦以名臣佐而成之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祖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士之覃思有長老之辨論有才人之撰集校其經律論傳記文集刪改之惣五千四十八卷號爲實錄其中貞觀法師元奘作居多五分其數有其一其爲該博首出前輩而歷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祕閣而不繫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於衆庶靡不求之以

至徽福祐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為海内名刹有惠遠道安之遺風四百餘年鐘磬之音不絶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補元和四年雲門僧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廉問武陽韋公公應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蘭陵蕭氏終有釵梳佩服之資而於荆州買良田數頃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爰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琱函飾軸漬蘗磨墨僧謀而吏職暑兆而寒就先命度地之宜以圖建置默設規制懸成剞劂乃結搆

而浮於江以至於東林施爲殿堂用尊祕藏得浮槎大德義彤爲之主受持灑掃者七人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之求公之素志爾初彤公受具於廬山浮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私誓四十餘夏果得志焉於是搜遠近之逸函墜卷目在辭亾者得之互文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僞亂眞者標之又病前賢編次不以註疏入藏非尊師之意并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立爲別藏著雜錄七卷以條貫之命

開元崇福舊錄惣一萬卷舉藏以志函隨函以命軸微塵句偈如在常中然後金口之說流於娑婆者盡在於茲山也五年韋公薨七年博陵崔公以仁和政成憫默舊績由是東林以遺功得請篆刻之盛其成公志故家府從事李肇爲之文曰

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波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蒭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輔墨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崩岁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

傳之歷㓰千百億兮鑪峯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兮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侍御史淩子元和初進士文宗朝爲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

華山賦有序

臣有意諷賦久不得發偶出東門三百里抵華嶽徜於趾下明日試望其形容則縮然懼紛然樂魘然憂歊然嬉快然欲追雲將浴於天河浩然毀衣裳翇髮而悲歌怯欲深

藏果欲必行熱若宅鑪寒若室冰薰然以和怫然不平三復晦明以揺其精萬態旣窮乃還其眞形骸以安百鈞去背然後知身之治而見其難焉於是旣留無成辭以長歎倏然一人下於崖金玉其聲霜雪其顔傳則有之代無其鄰姑射之神蒙莊云始不敢視然得與言粲然笑曰用若之求周大物用若之智窮無端三四日得無顚倒反側於胷中乎是非擽其心而自别者耶雖然喜若之專而教若之聽無多傳

獄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爲邱大積焉爲山山之

大者曰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禹以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嵕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遥而賓嶽之形物類無儀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爲崇抑之千仞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爲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爛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幽巖漸於人間其聲瀏瀏嶽之

殊巧詭不可窮見於中天㴑㴑而掌𢦏𢦏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者似臼𢿱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吾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羣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何足泣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關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人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帝乃用

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其所宜由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亾甲戌誦釗不敢有加唯遵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乎莅莅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異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神之言又聞之矣然起居於上宮室於下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

秦速亾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更改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問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語言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於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率海内以奉祭祀圖福其身故廟祠相望壇墠迤邐感氣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怠矣然猶慊慊不足秦由是薙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亾可也

張又新

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子元和中進士歷左右補闕李逢吉用事又新與李續劉栖楚附之有八關十六子之目逢吉罷相領山南東道節度表爲行軍司馬坐田伾犯贓亾命貶汀州刺史李訓用事復召爲刑部郎中訓死復貶終左司郎中

東林寺碑陰記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年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

之歴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皐本謝氏子讀書爲文將就鄉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樂因髡頭就學遂僧於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卷歎曰遠公之名德振千古東林之聲藉冠宇内而是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刊將焉用僧予僧門一士也一杖一屣足以歴岨嶮一鉢一衲足以了朝夕不著不繫視千萬里若尋丈間遂裹足道途東西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東裴公

自中書舍人開廉府於鍾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六度三乘之秘聞阜志願亦垂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於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爲光也阜乃得模而刊於碑會昌三年四月磨礱既成遂光遂平鐫之硜硜夫象奎星如蛇如龍如飛如行如筋玉在漆如元穹列星立之亭亭弗磷弗傾於寺之明余時刺兹郡因減俸緡屋其上且嘉阜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英阜之有決補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實過於百一十三年歷居之僧遠矣庸不謂爲僧之英乎故記碑之陰

煎茶水記

張又新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於又新丈人行也爲學精博頗有風鑑稱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蘇州虎邱寺石水第三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松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斯七水余嘗俱瓶於舟中親挹而比之誠如其說也客有熟於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余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瀨溪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輩用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於

揚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誠哉信矣夫顯理鑒物今之人信不迨於古人蓋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於薦福寺余與李德埀先至憩西廂元鑒室會適有楚僧至置囊有數編書余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

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擢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是所經歷處之水優劣精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

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蟇口水第四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唐州柏巖縣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廬州龍池山頭水第十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未嘗泥吳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山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水第十八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此二

十水余嘗試之非繫茶之精粗過此不之知也夫茶烹於所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然善烹潔器全其功也李賔諸笥焉遇有言茶者卽示之又新刺九江有客李滂門生劉魯封言嘗見說余醒然思往歲僧室獲是書因盡篋書在焉古人云瀉水置瓶中焉能辨淄澠此言必不可判也萬古以爲信然蓋不疑矣豈知天下之理未可言至古人研精固有未盡强學君子孜孜不懈豈止思齊而已哉此言亦有裨於勸勉故記之

胡的

的字學鍾元和時人

大唐故太白禪師塔銘 并序

禪師法號觀宗得姓留氏東陽人也世世積貞隱元泯不耀初尊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而娠太白焉　闕有善護懐月不薰不腥肌竅彌澤藏珠川媚藴玉方流至寶處而殊倫至人出而體別異香襲乎襁褓童顔清於冰雪文字進誘偏聰佛經滋味筳之但甘鹽素年至十二懇求出家如哀者欲淚不可遏也昔太子逾邁寧辭父王香象頓騰擺落羈紲乃登秦望山禮善恵禪師求無上法一見

奇秀如會宿心舊徒門階新我堂室服勤左右道務精微初受楞伽思益等經便入禪宗性海然後波瀾祕藏不習而了其功文字有窮生知莫際囊鉢衣裓遐求戒珠便往南嶽禮制空禪師稽首諭心演通祕奧菩提樹上汝得新枝師子座前詎量高下祖師傳教南北一十二人今牛頭山中禪師是最後者遠將啟慕研復眞言以心印心以法證法法且無别心寧有差失大善無修頓了無入二際清淨佛何間然禪師皃出常倫挺秀八尺時牛頭法衆欲近萬人無礙辨才 闕 瞻仰彼土緣盡思歸太白上方務安靜

也不游京國遠名利也扃不關楗示無畏也常有兩虎依
臥菴前低目輕步馴於家畜四境之內不聞暴聲我蘊大
慈力感羣物諸毒皆善豈唯獸焉山雖高深不能隱其大
德遠近禮謁如川之流故明州刺史王公術故明州刺史
李公岑故劒南東川節度行軍司馬檢校戶部郎中任公
侗故明州刺史盧公雲前後皆駐騎雲根稽求上法飢渴
無量虛往實歸每有異香聞者非一嗚呼孰謂法梁將壞
般若舟沈元和四年八月十五夜跏趺化滅享齡七十九
僧臘卅九以其年十月一日權閉於太白峯南先意也州

尊邑尹祭奠交衢緇素齊道幢幡翳野慈雲聚而還散定水咽而更流猿鳥悲吟聲慘風雨物感如此人哀可知抵元和乙未歲建層龕迴於多寶佛塔依法像也門人闕海法常道眞明徹惠見光獻元微清瑗元悟等皆承師教戒定慧雙修恐刼火重然嵐風碎岳請銘大德於無朽文曰

如來示滅教留祕法言說非傳清淨卽合火鏡陽照山空響答其一

眞乘無相妙覺無形三界上界前生下生月虧魄隱氷泮流清哭之香塔徒傷有情其二

尉遲汾

汾官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

贈太傅杜佑謚議

佑之寛容得衆全和葆光不病於物類其能考終得不爲寛容乎和好不爭自卑士而極重任一心於理以惠物潔行廉正人無尤怨得不爲一德不懈乎請謚爲安簡

謝楚

楚元和時人

爲同州顔中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恩制授臣同州刺史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

卽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載服明命叨塵寵光逾涯之榮滿覆是懼臣某中謝臣幸逢昌時早獲入仕由乎邑吏叅佐戎藩材謝中人官寧期達聖朝道廣咨詢不遺遂得牧守連擢大郡徒以清心自約直質在公未申致命之誠久負竊位之責前秋屬奸兇搆禍謀動朱方臣所部當州首爲劫脅乃藉天聲以告鄰境戮其僞將以阻奸謀葢知無不爲是臣職分陛下特錄其微効超授方隅從政未洽於遠人進律俄遷於近輔非次之獎臣何以膺又臣伯父贈太師臣真卿在肅宗朝嘗典茲郡餘蹤遺事較然可徵臣

以不腆之姿繼序官業誠比德非肖陳力異能而代受國
恩若未失墜臣不勝感涕榮荷之至當今德澤被於寰宇
薰風襲於隱微俗臻大寧吏易爲理臣專奉揚大化申報
皇慈事有未便於人者續具條奏以酬陛下子育之旨臣
無任戴恩隕越之至

張權

權憲宗時人

代定州張令公賀老人星見表

臣某言臣聞惟德動天惟睿作聖旣聖德格於上下故元

貺動於乾文天高聽卑應猶影響臣得上都進奏院狀報
司天臺奏八月某日老人星見於井東色黃明潤大者臣
按文耀鏡曰老人星見則主安又熊氏瑞應圖曰王者承
天得理則老人星臨其國中賀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德邁勛華道侔覆載武以戡亂文以化成然猶旰食宵衣
憂勤庶政令動植得所寓縣和平故上感絪縕發端辰象
色黃兆土德之有慶見井表聖年之無疆昭昭垂庥上帝
允答求諸簡册光絕今古凡在億兆孰不歡抃臣限以祇
守藩鎮不藉稱慶闕庭舞詠之誠倍萬恒品謹遣某官奉

表陳賀以聞

元晦

晦饒州刺史洪子

疊綵山記

按圖經山以石文橫布彩翠相間若疊綵然故以爲名東至二里許枕壓桂水其西巖有石門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又門陰構齊雲亭迴在西北曠視天表想望歸途北人遊此多軫鄉思會昌三年六月蒇功南自曲沼上極山椒四年七月功既

山名四望故亭爲銷憂亭之前後綿絡山腹皆溪梁危磴由西而北復東上疊絲石崖至福庭石門約三十餘步

段全緯

全緯與李德裕同時人

城隍廟記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在乎神人保於城城保於德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土惟塗泥古難版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

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尺廨署㕓里畫其下井幹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作壞頽莫就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卽今城也其神功乎由此而來乃墉洫崇濬啓塞扃固萬雉邐迤一都繁會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闉閣閉關戎嚴卽時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之神乎前之舊祠寓託隈堞偏陋偪隘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隅惟新經搆去乎幽奧就於高明其日惟丙其辰惟巳其卦直巽其宮在西揭署於高門宏敞於正堂丹雘於周墉圖繪於迴廊廟

貌如生像容有睟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夭札屏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馮韜

韜贈吏部尚書宿之子登進士第文宗朝官金部司封員外郎

漢文帝幸細柳營賦以將軍出令漢帝徐行爲韻

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覩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爲將之名其始也威獨立氣橫行由棘門而及灞上列千騎而陳五

兵羽衛爰來威儀既盛馬壯而塵起旗整而風勁全忠以律自矜萬乘之尊是用加囂未發三軍之令及其迴鳳蓋駐金輿師徒方俟於倏往介胄俄驚其勃如人心爲之激發天步爲之躊躇方警蹕之初傳自南自北洎鑾鈴之有節匪疾匪徐偉夫推轂而行受脤而出苟心腹之無二視尊卑之如一足使他將顏厚餘兇股慄戈鋋有耀壓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燿今古光昭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守官而敢違上命不戰而自息祆氛時也暴去彊秦功成大漢炎

火興而劉氏將熾旄頭耀而胡羣尚叛思堂堂之陣用招封疆得赳赳之夫以平禍亂宜其威加異類才出非常精貫金石貞含冰霜近鎮秦城之上遥臨渭水之將覩爾類之可殲師安得奪諒我戰之則克敵何以當國家威武有制寇銷蜂蠆之毒臣展爪牙之衞斯幸也誠則可嘉殊足稱於其帝

鄭覃

覃宰相珣瑜子歷工户刑三部尚書進右僕射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加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士進太子

太師開成四年罷相守左僕射會昌二年以司徒致仕

諫穆宗疏

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